

序言

我喜歡這佛寺的形貌和氛圍。大報恩寺，俗稱「千本釋迦堂」，位於京都市西北的上京區七本松通今出川上行路。即使這樣說，初次聽聞的人可能還是不清楚位置吧。其西邊四百公尺處有祭祀菅原道真的北野天滿宮。被奉為國寶的正殿（釋迦堂），為正面五間、側面六間的純日式建築。這裡的「間」不是長度單位六尺（約一・八公尺），而是指日本建築中柱子之間的間隔。五間表示有六根柱子和五個間隔。正殿縱深長，給人極沉穩的感覺。正面皆是密格吊窗，兩側設有往外對開的門、密格吊窗以及格子拉門，形成前、左、右三方向都有開口的開放式結構。屋頂是以檜皮葺蓋的歇山式屋頂，坡面寬闊斜度舒緩（圖0-1）。正面的外殿有兩間寬，空間寬敞，供信眾參拜之用。

根據正殿翻修時所發現的桁條和上樑記牌上的文字，可知在安貞元年（一二二七）舉行上樑儀式。這座佛寺不同於平安時代的貴族式寺院，而是民眾的寺院，建來作為當時流行的釋迦

念佛（口誦「南無釋迦牟尼佛」以求成佛）的念佛道場。《徒然草》提到，大報恩寺的高僧開啟了釋迦念佛的風潮。正殿旁的靈寶館是鎌倉時代雕刻藝術的寶庫，十大弟子立像（一二一八年，快慶作品）、六觀音菩薩像（一二二四年，定慶作品）和其他兩尊佛像皆為重要文化財。主佛釋迦如來坐像（行快作品）亦為重要文化財，被安置在正殿最裡面的佛龕中，不對外公開。

大報恩寺興建之時，正逢京都迎向歷史重大轉折的階段。該寺建於承久三年（一二三二），那年發生了承久之亂。後鳥羽上皇企圖打倒鎌倉幕府，反被擊敗，導致王朝勢力衰退，武家勢力擴展。自平安時代建都以來，內裏（皇宮）歷經多次燒毀與重建。嘉祿三年（安貞元年），正殿完成上樑，內裏又被燒毀，此後再也沒重建。時代雖已進入鎌倉時代，但這起事件才意謂著平安時代完



圖0-1 千本釋迦堂正殿——大報恩寺／便利堂提供

全成為過去式。

「京都」這座大城市，毫無疑問是來自於平安時代的都城名稱「平安京」。因此，現在一提到京都，許多人大概會想到平安京，想到它是日本具代表性的古都，遺留著優雅的王朝文化痕跡。然而實際上，現在的京都市區，沒留下任何平安時代所建造的建築物。就連天皇居住的京都御所，不論位置和規模都跟過去的內裏完全不同。

環視京都郊外，天曆六年（九五二）興建的醍醐寺五重塔是最古老的建築物，但已是距平安京建成超過一個半世紀的事了。其他的古老建築物，例如現在成為大原三千院正殿的往生極樂院，建於康治二年（一一四三）至久安四年（一一四八）間。太秦的廣隆寺內，柱子被塗成紅色故又稱「赤堂」的講堂，在永萬元年（一一六五）建成。

平安京以及京都，一再遭遇戰亂、大火、大地震的嚴重危機，還是擰了過去，最後如不死鳥般復活。受災和重建的戲碼反覆上演，使京都沒遺留任何平安京的建築物。至少，地上能見到的平安京建築物蕩然無存。筆者認為文化財不是古老的才顯尊貴，也不是新造的就顯卑俗，不過在理解京都時，還是得考慮到以上事實。

大報恩寺也在應仁之亂和享保十五年（一七三〇）的大火中燒毀，只剩下正殿。京都市在明

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實施市制，當時的市區稱為舊市街。大報恩寺正殿位於舊市街西北邊，為該區域現存最古老的建築物。京都所留存的最古老建築物建成於平安時代落幕的年代，可謂巧合，有時歷史就會開這樣的玩笑。大報恩寺是象徵新舊時代交替的里程碑。正如第三章所述，大報恩寺標誌著京都從天皇和上層貴族專屬的都市，開始轉變為庶民主導的新城市。

本書基於當代日本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紹京都從平安京建都到近代初始為止、波瀾起伏的歷史。當中，亦將說明平安京和京都作為首都所代表的意義以及其具體形態上出現的重大變化。簡單說，即是講述京都作為實現國家的統治制度「律令制」的官僚設施，克服了脫離實際而建造的平安京之不便處和問題點，轉變為順應時代與人心的新城市的過程。

同時，本書期望闡明現今的京都和平安京雖然全然不同，卻讓遊客感受到平安時代氛圍的原因。

既然當時的事物幾乎沒留存下來，那為什麼我們還能從京都感受到「千年古都」的氣息呢？若能釐清其中一些緣由，也是一樁幸事。